

對《我們能通過生物技術構建 道德更為完善的人類嗎？》

一文的評論

Essay Review: “Can We Biotechnologically Construct a Morally Better Human?”

劉鎰銘 周境林

Liu Yiming and Zhou Jinglin

Abstract

Jason T. Eberl and Matilda Ajibola’s article “Can We Biotechnologically Construct a Morally Better Human?” offers profound insights grounded in virtue ethics, emphasising that moral

劉鎰銘，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博士生，中國上海，郵編：200433。
Yiming Liu, Doctoral Student, School of Philosoph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200433.

周境林，通訊作者，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博士後，中國上海，郵編：200433。
Jinglin Zhou, Corresponding Author, Postdoc Researcher, School of Philosoph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200433.

《中外醫學哲學》XXIII:2 (2025年)：頁153–157。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23:2 (2025), pp. 153–157.

improvement should rely on autonomy and practice. The authors' proposition that traditional methods of moral enhancement hold advantages in terms of both ethical and practical feasibility is well taken. However, their proposed implementation of this approach appears conservative, as the article overlooks the potential of non-biotechnological tools such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virtual reality to supplement traditional moral cultivation. Furthermore, the authors propose an exception for bioenhancement in cases of "weakness of will" (*akrasia*). However, the ambiguous boundaries of this exception could lead to a "slippery slope" whereby the scope of intervention is expanded to the point at which technology gradually substitutes for the internal effort essential to moral growth. Overall, while the article constructs a solid ethical defence in theory, it falls short in demonstrating practical feasibility in an era of advanced technology.

Jason T. Eberl 和 Matilda Ajibola 的文章為當前激烈的“生物道德增強”辯論提供了一個富有建設性的批判性框架。文章以亞里斯多德的德行倫理學為基石，將討論的焦點從“行為的結果”拉回至“品格的成就”這一根本層面。作者正確地指出“直接生物增強”的致命缺陷在於依賴藥物或神經刺激等外部手段，繞過養成德行所必需的個人能動性、內在掙扎與長期習慣養成，因而最多只能促成行為正確，卻從根本上剝奪了道德之所以值得讚揚的內核，也就是人的自主選擇與真實努力。

值得稱道的是，作者並未全盤否定生物道德增強，而是通過引入 Hurry Frankfurt 關於欲望層次的理論，巧妙地為生物干預劃定了一個應用邊界：當技術不旨在植入新價值觀，而是輔助個體實現自身早已認同的道德目標時，便可以成為增強而非削弱自主性的工具。總而言之，文章宣導通過現代科學知識來“增強”傳統道德教育，指明了一條更安全也更符合人性的道德進步之路。作者試圖提醒我們，道德提升的真正根基永遠在於對人類能動性的尊重與培育，而非捷徑式的生物操控。

儘管如此，文章的論證似乎略顯保守，並可能無意中強化了一種“唯傳統”的刻板印象，因而削弱了其方案在科技時代的現實吸引力。作者在文中指明瞭一條非生物道德增強的道路，即再

創新傳統道德教育方法。他們指出，教育並非一成不變，而可以被現代科學（如認知科學）的洞見所強化。然而，作者所舉的現代化例子僅限於循證教育學、新教學方法等相對軟性的科學方法論，卻忽略了那些已經嶄露頭角、並能以非侵入性、非生物性方式增強傳統教育的技術工具，比如人工智慧（AI）技術和虛擬實境（VR）技術。同時文章也未討論致幻藥等非決定式（non-decisive）的生物道德增強方式。（Gordon, 2022; Earp, 2018）然而，AI、VR 以及致幻藥方案已經被學者頻繁討論並被視為是一種“輔助式道德增強”，其目的是在保留傳統道德增強的路徑的同時增強其效果。（Gordon et al., 2025; Zahu et al., 2023）

另外，文章認為生物道德增強可用於干預意志薄弱。作者將這種干預限定在“知行不一”的狹窄場景，比如當個體有追求“人人平等”的二階欲望，卻無法克服一階的偏見衝動時，使用某些生物技術對其進行干預是合理的。然而，這種思路存在三個顯著的問題。首先，我們難以驗證“二階欲望”的真實性與穩定性。文章似乎理想化地認為：個體擁有穩定、清晰且構成其真實自我的二階欲望（“我真誠地渴望成為一個沒有偏見的人”），但他的一階欲望可能會戰勝二階欲望。但現實情況比作者設想得複雜得多。比如，持有偏見的個體想變好的念頭可能只是一閃而過的社會性愧疚：當他因為發表歧視言論被批評時，可能會說“我也不想這樣，但我控制不住”，但這可能僅僅是為了擺脫當下困境的托詞。個體可能在週一認同“人人平等”，在週二又覺得“某些族裔天生就是糟糕的”。這種二階欲望本身就是混亂和不穩定的。如果僅憑當事人的口頭宣稱就為其提供生物干預，我們可能不是在“輔助”一個真實的自我，而是在用技術強化一個暫時的、被社會壓力塑造出的念頭。

同時，一旦意志薄弱成為進行生物干預的正當理由，似乎幾乎所有的道德失敗都能被重新包裝成需要意志力增強來作為“治療”方案。這種滑坡會導致我們忽略個體真正所要完成的道德功

課，並幫助其逃避了自己真正的困難。例如一個貪婪的企業家可以說：“我希望成為一個對社會有貢獻的企業家（二階欲望），但我無法抑制對金錢的渴望（一階欲望）”。但實際上，該個體所缺乏的是對他者的反思性共情和對道德信念的充分理解，而並非是執行行為時的意志力。換言之，該企業家內心中或許根本不認為應當幫助弱勢群體，也沒有同情弱勢群體的遭遇，此時意志力缺乏僅是一個藉口。而意志力缺乏似乎是一個相對容易被包容的缺陷，即一個人未能實踐道德行為的原因並非是不懂得何為正確，也並非是不同情他者，而是源於人類共有的且個體很難通過自身努力克服的意志力不足問題。諸如此類的情況可能會使意志力薄弱這種“狹窄的例外”被無限擴大，直到它吞噬了幾乎所有人類的道德責任。屆時，個體的道德失敗都可能被簡單地歸咎成一種需要技術來修復的生理缺陷。

最後，作者批判直接道德增強的核心理由是它替代了養成德行所必需的個人努力和掙扎，卻允許在意志力薄弱的情況中使用直接增強，因為此時它僅僅輔助了個人的努力。然而，克服意志力薄弱本身就是極具價值的道德努力。比如，克服根深蒂固的種族偏見本身就是一個極其困難、需要長期反思、學習和自我鬥爭的道德努力過程。如果個體因為覺得這個過程太難而選擇生物干預來輔助自己，那麼技術其實是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替代了那部分最艱難也最有價值的道德掙扎。就此而言，在意志力薄弱的情況下進行直接增強也不利於德行的養成，作者整體論證存在潛在的內在矛盾。

參考文獻 References

- 埃伯爾·阿吉博拉：〈我們能通過生物技術構建道德更為完善的人類嗎？〉，
《中外醫學哲學》，2025年，第23卷，第2期：頁85-113。Eberl,
Jason T. and Matilda Ajibola. 2025. “Can We Biotechnologically
Construct a Morally Better Hum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23(2): 85-113.
- Earp, Brian D. 2018. “Psychedelic Moral Enhancement.” *Royal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Supplement* 83: 415–39. doi.org/10.1017/S13582461180
00474.
- Gordon, Emma C. 2022. “Trust and Psychedelic Moral Enhancement.”
Neuroethics 15: 19. doi.org/10.1007/s12152-022-09497-9
- Gordon, Emma C., Katherine Cheung, Julian Savulescu and Brian D. Earp.
2024. “Moral Enhancement and Cheapened Achievement: Psychedelics,
Virtual Reality and AI.” *Bioethics* 39(3):276-287. doi.org/10.1111/bioe.
13374
- Zahiu, Anda, Emilian Mihailov, Brian D. Earp, Kathryn B. Francis and Julian
Savulescu. 2023. “Empathy Training Through Virtual Reality: Moral
Enhancement with the Freedom to Fall?” *Ethics Inf Technol* 25(4): 50.
doi.org/10.1007/s10676-023-09723-9